

7853/4932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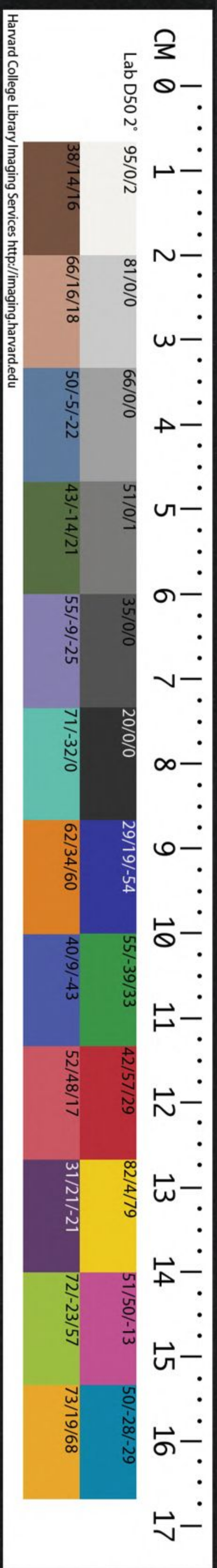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6

自  
學  
而  
至  
公  
治  
長

四  
書  
叢  
引

論  
語  
上



少何助小道也

四書家引卷之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為字不可認做是字又不可將做作書言蓋  
論語二十篇而學而一篇則為之首也亦是作字意但不謂  
作書○故所記多務本之意道有本學者之先務也○乃入  
道之門積德之基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此事在事物為  
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曰門曰基者本之所在也學者必先  
務此而後道可入德可積○大學之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者

也此之積德全於已生之後者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二十篇學而為首即此一章之言味之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者此也蓋學莫先於成已故以學習而悅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愠而為君子終焉總其語意是皆以在下者言如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皆以在上者言然論語一書以載孔子之言行而此一章則雖孔子教人之言其實一生之履歷皆不出乎此矣門人記此於魯論之首不為無意○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

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美各為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之始中終如此○人性皆善者理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之不一也註中覺字無知行本伊尹云使先覺覺後覺不連先知云者知其所當然覺覺其所以然既覺其所以然則知其所當然在其中矣况伊尹先並言知覺後專言覺豈非以覺能該知乎○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先覺是已能明善而復其初者吾必從而效其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即性善之本然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此所為字無知行與為之不厭汝為周南二為字同○知者知其

理未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  
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習  
鳥數飛也禮記曰鷹乃學習集註之言蓋本於此○說喜意  
也凡人之所以為學而意思苟且工夫間斷不喜學者只為  
暫去學他而無時習工夫所學不熟中心不見那道理中一  
段可嗜之味故耳故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此悅正謂  
樂學也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負其所學者而自喜也  
或以悅為自得之妙者非也集註玩味可見○學者將以行  
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此悅字專以知言言學者  
正欲以行之也苟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

故悅此與上段程子之言皆主知雲峯新安二子皆以此節  
專主行言是差認了○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味此言則知  
大學序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  
之所有而全之與夫所謂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大抵皆是  
知上重了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然知而不行者亦未為真知  
故也○看此一章須要先認箇學字○門人記此書而獨以  
此為首亦可謂大有見者聖賢亦讀書今之學者亦讀書然  
其中却有不可同年語者故學者當先認箇學字  
○有朋自遠方來

朋同類也謂吾輩學者自遠方來從之見其不但近者來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德不孤也既有成已則自然及物矣  
此善字即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夫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我之所知彼亦知之我之所能彼亦能之有以愜其素願矣云何不樂○樂主發散在外此悅大段是舒泰亦不悅是手舞足蹈也發散在外非全在外也

○人不知而不愠

此人字說得廣然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人不知不知其善也謂之學亦可蓋學所以學為善耳不愠心中無少不平也何也為其有見夫在我者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有為

已之心况其習之熟悅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人不知而不愠此全是學力所到德之成即學之成也常人於不知而愠則愠矣不愠者惟知學為分內事俛然日有孜孜而略不以外者為欣戚作輟也德之成也可見故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愠含怒意不可說得粗故不止曰怒而曰含怒不止曰含怒而曰含怒意○學在已無係於人也知不知在人無預於已也有見於此故能不愠○夫學既足以及人則所謂得志與民由之至於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固其能事也而乃不為所知其能無愠者寡矣故能不以此為愠則其所就所造為何如信

君子也。○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此非成德不能也。乃所謂君子。○人不知而不愠，須要體認得君子學在已知，不知在人意思，不可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來實他而已。為知命，故不愠也。此等地位，去知命之君子遠矣。○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程子曰：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文詞也。訓詁也，異端也。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聖人之道，即所謂正學也。正學即明善而復初也。此即古之學者一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或者不察其進，自不能已矣。之句是說喜意，乃謂與此正相應而連此不已，亦誤。說是悅後之不已，不知悅之深而又不已，有何意思。只管恁而不已。○樂由悅而後得，未有成已之悅，亦無緣得及人之樂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

○其為人也孝弟

聖人教人為學，不過教人做人而已。而人所以為人者，仁也。孝弟則仁道之大本也。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此章論為仁必本於孝弟，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大抵人只一箇心，柔順人也。一箇心惡逆人也。一箇心人既柔順，外面所接的

人雖不同或親長或師友或衆人我既能順親長則於他人雖非親長之比然我之心只是一箇故不好犯上作亂但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味其為人也孝弟一句似乎專指氣質說然亦難論其為人也多慾寡慾亦有資質合下的亦有習成的况君子務本知務孝弟為本而能孝弟者亦有上文是處見成的說○犯上犯者不順也拂逆也與之忤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叛君賊父好勇鬪狠之類○孝弟則其心和順犯上是小不順作亂是大不順好犯上好作亂好猶言愛也孝弟之人犯上雖未敢必其無然終是少若作亂則可保其無矣孔子謂由求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蓋由求亦是孝弟之人為親負米有父兄在之類可見○干犯之干惹也

○君子務本

能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好作亂即此意而反言之也○其為人也好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而所為皆仁道也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可見君子有志於仁者當先務乎孝弟也○本猶根也本字說得廣根專指水言為仁之本本字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同故須着箇猶字事事有本行字與為字終有此不同行施行也若專指在外者言為字則一身皆有○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

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孝弟為仁之本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要之仁亦是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事君忠事長順此便是仁道之生生處也○本立而道生凡所立者謂之本本之所生者即其道也○謙退不敢質言質實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故記書者於首章之後

繼以孝弟言者示人以所當務也又次之以巧言令色者示人以所當戒也夫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致力之地然於此却有天理人欲之分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正顏色必近信出詞氣必遠鄙倍是乃為己之實功而非為他人觀聽之美談也如使巧其言令其色徒事華藻一以悅人為主則本心之德雖有存焉者寡矣○此等人只是知善其辭色而不知善其心術且其所以善其辭色者又皆只欲聳動人之瞻視其心全走作在外不復知有着己之實事矣信乎其不仁也○人之心最要不為物欲所役使巧言令色所以鮮仁者以其役於物也如此等人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



能屈之與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正一類人物也○為己為人天理人欲之分也巧言令色則全是為人而人欲滋熾天理熄矣本心之德即天理也○巧言令色有所為而然也正顏色而近信出詞氣而遠鄙倍是在我朴實頭工夫無所為而然者也有所為而為者人欲也無所為而為者天理之當然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以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充類至義之盡是亦巧言之流也夫子所以痛責之或曰宰我本為不知立社之本意故附會云爾非欲哀公之悅也此說固是然亦曲說者必無直心安知非以取悅乎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三省特其精察力行中之三事也蓋曾子無所不用其省此蓋其晚年進德於他事已當其心而獨於此三事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亦其自述勉人之意歟

○為人謀而不忠乎

大凡人於自謀未有不盡其心者惟為人謀便不能視人之事猶己之事故曾子以不忠自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不信則或面而不心以實則外如是內亦如是無所不用其極○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

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律曾子之言乎

○傳不習乎

傳於師者退多不能習於已而苟且鹵莽之弊或不能免故曾子以不習自省○最要者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所謂得為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切切已也曾子之三省決然在一貫之先○廣平游氏小註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也

黃山谷刀筆答洪駒父第二書曰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參七南反此本小註然古人多讀作所金反樂天詩鳥中之曾參是也

○道千乘之國

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政教法令之謂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依此則不當解云道治也且此處既以道為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別蓋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日道治也則道即治矣不當異論○道之所以訓治者道理也理之謂治○道

千乘之國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且一乘之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辦審然則古制亦重矣民力亦勞矣故當據馬氏○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敬事而信

敬其事如做此一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敬訓主一無適程子本兼動靜此處敬事之敬則專是動也○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三解釋堯典之欽曰欽只是主一當事而存

提撕警省使常惺惺在這裏便是欽總不欽則心便昏昏人心萬理非其敬似一監官相似監許多事物在這裡前輩

謂秉史筆者亦卑獲信矣若非卑獲安能說到此地位所謂前輩

謂魯南豐○信於民謂與民有信也凡發號施令朝會刑賞不朝

行而夕變始然而終不然也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率

是道而已○敬事者敬已之事節用者亦節已之用度也信

者與民有信也或曰臣民皆當以信愛人愛字說得廣凡百

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

字出可見其有異義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

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使民以時之時謂農隙之時

也。或曰：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乃農功之時，非農隙之時。故冬乃役之，冬乃農隙之時也。何必云隨其時事之隙？又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工已畢，况用禮以大司空為冬官，亦取其農隙而可役民也。大抵畢字與隙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在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禹謨曰：政在養民。舜典曰：食哉惟時，一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而敬又信之本。聖人言語自有次序，不應胡亂

散出。故此章之言敬了，是信；信了，是節用；節用了，是愛人；愛人了，是使民以時。但聖人之言是渾然天成，子細看來，便反覆相因。雖然，後人若學聖人說時，把反覆相因來串著，又感零碎不自然，依此玩味之可也。○此章只要見得治國之要，若在此五者，此五者皆從為政者身上說，所以為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其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孔子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似為一事。看了故朱子置之圈外。○正

象十三篇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際此數句於弟子職盡矣○汎愛衆弟子之愛衆不過只是無憎嫌人底意不自占便宜之類○親仁仁謂仁者只是行輩中有見識言動立身造行強似衆人底我便常親他所謂友勝已者○愛欲其周而親有所擇仁即衆中之賢者時文中不可

講得太重此小學之事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謂行此數者一有餘力則用之學文于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使其所行者一合乎聖賢之成法中乎事理之當然也○則以學文謂以其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文方是開發聰明處謂日間脩行之外一有餘力便着去學文也不可專說稽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親仁底道理然此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若專說是考這許多道理便不是蓋詩書所載不止是弟子之職禮樂射御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過因洪氏之說而足

其意云○大抵學者之事文行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著工夫而後及於理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此章學文固非輕然以行為重故曰有餘力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亦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也洪氏註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為也為弟子之職為字重謂行弟子之職事也程子此說及尹氏但重在行上與孔子意少異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者故朱子補之○大抵學文亦是箇重事○畢竟是小學事先儒之

說難依據集註解文云詩書六藝則此章之為小學事了然矣朱子亦曰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

○賢賢易色

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尊賢也與朋友交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子夏言此四者而以賢賢居首有以夫○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此句正應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一句○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欠平正聖人灼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是。多少有斟酌。至於抑揚之際。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多少斟酌。○子夏此章言意。只程子亦不然。程子高於子夏考之。言論可見。○言此等人苟非質美而自能盡者。必其務學而後能盡者。故或以為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吾意子夏是主資質之美者言。若無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如子張見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替他周旋處。或者謂註中必其務學之至。此必字即是本文吾必謂之學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之必取必於已。註中之必取必於人也。○子夏意主

在資質上。故有廢學之弊。若重任務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不能如此。何廢學之有。○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章亦要見務本之意。必威重而後學可固。猶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面事。○學以威重為質。自主忠信以下。則皆學者之要務也。

四書家引  
言言卷之二  
夫重厚有威則學可固矣。主忠信則學之大本立矣。友勝已速改過則日新矣。學之為道要不外此數者。亦務本之意。○學字無知行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是一套事。○游氏總註與朱子註旨意稍異。○威重就外面說忠信自內面說。以四教文行忠信豈可以淺淺看耶。○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忠信者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實為主則孝直箇是孝弟直箇是弟。○人多

是臨深以為高故聖人言無友不如己者。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章指在上者言故下文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為當時君大夫為民上者多忽畧於喪祭

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然曾子是箇孝謹懇惻底人凡所說話氣象一一相似學者宜即其言而想其氣象直箇論然可掬也。○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然朱子云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亦哭這却好只江南來不如此。○又曰今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若得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但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情不至也。○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



章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為泛說得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澆薄皆由於為人上者使然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 一章 ○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子禽

所謂與者是有人情意君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出於時君之敬信就問而非以此為德矣○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即夫子之求之也此外更無求此句還帶下句讀○子貢本夫子聞政之實反子禽所問之意蓋他人之求求也吾夫子之聞政以其德容之盛而自致不求之求也

○父在觀其志 一章 ○上二句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他或以志字插入下句者非下句尤重味此章句意必有為而發○三年無改只是要有不死其親之心此人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則是幸其親之沒得以

自行而天理人心所存者亦幾何哉此夫子所以寓意於三年無改之說也○朱子曰下二句只是折轉上二句須要味折轉二字依他講說才說三年無改便是當改底事畢竟要改也特時間未忍遂改耳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亦必聽其自然之理而從容順適為之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為得禮之意而可貴也故曰禮非強世者也○只看禮字便是嚴的物事君臣上下不可以毫髮僭差然非出於人為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故用和為貴禮用即禮之行處也○朱子舊說云如父坐子立君尊臣

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禮之用和詳味小註是說自然之和非說人行禮必和要乃為貴也所謂才放教和便不和也○禮之用非人之用禮也乃禮之為用如此也惟其為用如此故可貴觀朱子上云自然之理又云理之本然此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可見○呂與叔云自斬衰至總麻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感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此出於情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體者是禮之本意本意以嚴而設也○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會茶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

何又却會奈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是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禮之用和須要窮理始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恁地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當灼艾出於情愿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便是知和而和矣○既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此章之旨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一於和則和非其

和矣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越理而行者也○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足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一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嚴而不泰如秦始皇固不可行泰而不嚴如陳後主亦不可行此皆人為之害禮之大體原無此病禮之用和若推其極夫子之恭而安亦不過此○至嚴之中而有至和者存自然之理使然也朱子註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又曰和

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  
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  
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樂字只是禮中之樂所謂樂只是一箇和如群居交際之  
間諷然有懽洽之氣而無乖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  
瑟琴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又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  
句出樂記程子無引下句以配此章下節亦借言耳○看朱  
子總註方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周子曰陰陽理而  
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二句足以解此章之大義矣

○信近於義音○此章之言有子是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悔

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  
終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自失之悔○事必合義然後可  
行所約者不合義則不可行矣故斷不能踐其言○恥辱恥  
由内生辱自外至如曰見辱取辱可見辱之在外如曰知恥  
不恥可見恥之在內凡致恭或過或不及皆可恥也不及則  
失人過則失已○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  
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  
是初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  
可見因依所當謹○因字最輕只是偶然依倚他此時更須  
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蓋古人適他國但偶一

依其人則後來勢不得不宗之所宗一失萬事瓦裂除是去之而已亦有不及去者故君子重之○因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依只是偶然依倚○觀集註亦之一字可見只是宗夫昔日之所因者○宗猶主也彼尊我賤而我宗之非止以為主人耳故又曰宗而主之因猶依也亦然○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故須於其相因之際擇之○陳了翁嘗被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亦是失其親也初既因依之矣後來勢不得不從而宗主之夫因失其人其失猶小至於宗之失人其失大矣君子可不為久遠計慮哉故伯夷有望望然去之者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右張子之言正可以足此章之意

○君子食無求飽章○君子食無求飽至慎於言當接說不可停住語意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特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取正有道者是非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己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之說全重在末句意欠周匝

○貧而無諂章○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猶知有貧富也若夫樂與好禮則身雖處乎貧富之中而心已超乎貧富之外矣自守云者謂其不為貧富所撻奪也○富而好禮知有禮而不知有財也好禮云者禮全是理之節文當然處○安處善以身所行言樂循理以心所樂言○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為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闊然却因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與○子貢引詩之

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夫子之言是據見在說未及大學問之功也子貢引詩則謂學問之功當勉勉益進不造其極不已也○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齊之言略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觀又知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解註則然學者學夫子說話時難入此註○處貧富上就是義理

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  
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  
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  
為所未言者也大抵斯字畢竟要有歸著○此一章可與衣  
敝緼袍章參看子貢引詩之言又正與夫子激子路者相類  
○不患人之不已知○夫子此意常提掇以教人曰不病人之  
不已知病其不能也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  
為可知也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為學者  
設或曰說得廣言夫子未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章律之似  
止為學者設

###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

一章

○為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已以正人

矣能正已以正人則天下皆歸於正矣所謂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故無為而治○為政而本諸躬行心得者以正

人不徒恃法制禁令以治之人將自服矣○為政以德朱子

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

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

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徃乃以其德耳必有

德以為動化之本然后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自服

耳故曰為政以德然后無為○為政而徒恃法制禁令以為

制服天下之具則法制愈詳禁令愈嚴而民愈有不服夫惟  
為政而以德則是本之正已以正人故不待致詳於法制之  
間致嚴於禁令之末但見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  
北辰之安然居其所而眾星自拱之矣原來北辰之不動非  
有意於不動眾星之拱之亦非有意於拱之也蓋天運左旋  
而之右凡日月眾星皆然則皆動也只有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在北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在南下二處都不動如磨之  
心如門之奠故曰天之樞也此獨言北極不言南極者南極  
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之在上於取喻為切也○  
北辰非北斗北辰只有五星北斗則有七星北斗常轉去北

辰不遠故曆者以其斗柄所建為十二月分之候北辰則專  
指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北極則無連五星而言亦有  
小分辨○辰天壤也本非指中間一小星為辰只緣人要取  
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即第  
三星所謂太乙也○天之無星處皆辰也地之無石處皆壤  
也石附於壤然則星亦附於辰耳○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  
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以其眾星皆動而此獨  
不動言之謂之天樞○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  
朝廷人主所在也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所  
管轄處○天原發微天樞篇曰愚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



北頭一星在天心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輳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星之內無星處也衆星咸拱者北辰在天猶天之心猶心在人為身之主手足耳目血脉膚體無不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為之主天體無非辰也而北辰居中以為之主以至周天之度萬有之夥莫不脈絡於是是則不動之辰以為群動之本故曰無形者有形之流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極降而在我也嗚呼精矣

○詩三百○詩之所言有邪有正而詩之為用則皆欲人一歸於正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逸志放心也○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固所以使人思無邪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所以使人思無邪也○思無邪思字最好玩味思者聲詩之所由起也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所思既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蓋思在言與行之先孔子讀詩於三百十一篇內皆見得使人性情歸於正之意但無如此一句切而盡者如川上之嘆乃其可指而易見者耳○思無邪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若詩人則有正有邪如桑中溱洧之詩亦邪也○思無邪者誠也以

自然者言

○道之以政章○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言刑政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然其實德禮政刑四者皆為政者之所不可廢務德禮者亦何嘗全去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效有淺深耳故雖堯舜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恃者不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貶政刑不用也猶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實善政善教安可缺也○道政齊刑者以政刑為主而不用德禮道德齊禮者以德禮為主而未嘗不用政刑以輔之雖堯舜之

治亦不可無政刑夫子此言蓋為當時為治者只知有政刑而設耳○道政齊刑只是威民故其效亦只是得民之畏而已若道德齊禮則是化民之道故其效民亦化之禮謂制度品節也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道政齊刑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也德禮之効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其所以道之齊之者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同然而覺之耳○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但子帥以正這一邊意思却無○齊之以禮者有

箇規矩準繩使賢者有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而淺者深者  
厚者薄者一歸於中正也○制度二字何別制通舉全法而  
言度則其中之度數等差之類也○禮之用禮字指理而言  
齊以禮之禮字指五禮之文物而言○淺深厚薄之不一此  
句不必說資質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  
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  
○淺深厚薄朱子語類一說云觀感德深而厚者固好若淺  
而薄者須有禮以一之則民將視吾之禮以為依歸之地無  
不深厚是耻且格矣○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  
政禮以一之而厲其法於刑所謂四者相為終始也○文與

武猶禮與法也禮所不能化斯用法矣故謂德禮政刑四者  
亦相為終始而易大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深而言也  
○味孔子此章之言正是所謂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朱子曰後世有聖人作決不肯恁休  
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有德禮則雖用政刑終是德禮之政  
刑

○吾十有五○夫子此章之言多是為學者設意不重在自然  
上故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也○知  
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是著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  
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

中觸機而解何用守為守便是慢定把持處○孟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五十而知天命凡事物外面前不惟知其所當然而其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了則其行之至又何待於言蓋凡行之未至者亦由知之未至也此以知之至言而行之至有不假言矣學者反以專言為疑何哉○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易也蓋不離乎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天命之實也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事也凡人之仁義禮智百行萬善亦皆括於此而無遺矣○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六十耳順既曰不思而得則五十知天命亦是有待於思索而得者也○不曰不踰規而曰矩規負物輪轉無定矩則四角端正確然有定不得而越者也故曰知欲負而行欲左○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此時是橫行直撞左來右去初不期於中理而自無不中理者○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了但年愈進則所造愈熟此亦聖人大約分箇進步等第耳

○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無違二字通上下言蓋人之事親隨伊分上自有箇當為的道理得為而不為則是苟且以事親非孝也不得為而為則是僭禮越分以事親而親之受之亦有所不順是陷其親於有過之地亦不孝也故無違一語若出於無意而意已獨至矣○生事葬祭既曰以禮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理而非以從親之令為孝也○以無違為孝意只在

不敢苟且尊親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此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之也○既曰惟其疾之憂而乃曰無所不至何也若有所不至則不預憂其疾矣○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子游問孝○犬馬皆能有養但不敬耳養親而不敬不亦類於犬馬視其親乎所謂獸畜之也子游雖不敬未必至此聖人亦是甚言之警之深也○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

雙峯之言曲說也

○子夏問孝○此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其餘俱不足為難也

○有事父兄之事有酒食子弟之酒食也此皆常事可勉而

能者也惟愉悅之色則有非人所能強者故難○愉色就面

言婉容連一身言○對武伯者以其人云故特舉最切者

告之使知體此則凡一切可憂之事自不容於不謹矣

○吾與回言終日○此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

也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意不相悖謂

夫子之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意夫子之所謂非者

彼亦全不見有不為非意只管領受而已此蓋由其於聖人

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日用之間只管發揮出

來○如愚處亦與以發處相發蓋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

所在吾與回言終日則見其如愚退而省其私則見其不愚

○顏子於聖人之體段已具但未有許多光采耳體段猶云

坯質○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

○視其所以○視其所以而不觀其所由觀其所由而不察其

所安人猶得以匿其情也視是且大略看至觀則用意看察

則看得深了一節詳於一節○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

之全體看亦得○觀其所由則所為之未善者不必觀矣察

其所安則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必察矣

○人馬瘦哉○三解克明德條曰東坡曰知人之明不可學非也伊川曰知道自知言知言自知人知人雖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又曰堯惟欽明而後知丹朱之啓明惟允恭而後知共工之象恭○天下之善凡有心為之皆惡也曰何至於惡曰自有惡亦不得不惡此惟深於理熟於人情者信之故此輩人全不足取

○溫故而知新○故者舊日所已知者於此而溫之而有以知其所未知則見得滋味愈長而推之無不通扣之無不應矣○師所以待問溫故知新則非問之所能窮矣○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學而時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所學在

我則心與理一無所假借而隨問而應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所學在我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深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為師全在知新上

○君子不器○器則只當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為員員者以員用而不可借為方故舟不可以為車而可行於陸車不可以為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君子學既有成而德已就則夫格致誠正之道所以脩諸已者既無不盡脩齊治平之術所以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者也故隨所用而皆通為趙魏老亦可為滕薛大夫亦可為委吏乘田亦可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亦可用之典禮典樂亦可用

之聽訟折獄亦可用之宰一邑亦可用之宰天下亦可大用  
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以然者以其體之具而其體之  
具者以其一心本有以具衆理應萬事第人無學力以充之  
故其體不具而用始狹耳○集註體無不具在君子字內乃  
所謂成德也蓋亦自學問來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謂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  
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明之無有說不出底道理○只為子  
貢多言不免有行未到而先說到者故告以此先行其言所  
謂言者如曰仁曰義之類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此與和同正相  
類然較之則同比又深於和周分明是親厚若君子之與人  
親厚也則於人無不在所親厚之中而未嘗有所偏私若小  
人則唯其與已同者親之而不能徧矣○君子小人均一與  
人親厚也在君子則以公而不以私故為周而不比在小人  
則以私而不以公故為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  
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  
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  
去之然終不失其為愛衆也况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是乃  
所以為愛何徃而非周如小人千百惟群雖無不愛然群黨  
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古人立君子小



人二字最好玩味人但知其以德言不知其本以位言也然  
 雖以位言而實主於德也曰大人者意亦類此蓋其規模意  
 趣自別也○王文公君子齋記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  
 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  
 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  
 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  
 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者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  
 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  
 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予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位  
 終身而無謫者蓋亦罕而已矣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  
 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  
 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  
 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  
 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是學未能行而學  
 夫行者亦是學單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文何如亦有專  
 就知言者如傳學於文之類亦有專就行言者如不學禮語  
 意近之必學矣而又思其所學之理思矣而兼學其所思之  
 事則所學者非但事為之粗迹所思者非但無實之虛見  
 ○攻乎異端○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言人於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不足以脩己而已之心術為所蠹蝕外不足以治人而人之心術為所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綱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此其害也害不必說是害他人就是我之害也小註云既入於邪必害於正正豈身外之物乎又曰佛氏若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非吾自家被其害乎內之既有以壞自己之心術外之又有以蠹天下之風俗實一害也○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者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下也又曰

顧盼指心性吾言超有無待作用是性之說以為妙道之所存待無所染著之說即求以超乎無象之表其徒之點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之所有不願實之所無所謂號言踐實地躡彼荆棘塗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此句指揚墨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由誨汝知之乎○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耻此其惑也故夫子為他去此一段惑未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惑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是知也且淺淺說箇知意思○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雖或不能盡知而何者為知何者為不知

皆了然於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為知乎○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子路好勇却亦好笑未知處如何強做知得者他初間也自任其視夫子亦且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佛肸召欲往子路又不悅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他又

不悅在衛聞正名之言輒喟然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此

皆氣象籠暴而好勝之病豈知夫子於此却各有道理在然其性却直而義子曰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歟子路聞之喜使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此皆直義之氣所到結纓一節尤可見其非草草者此所以為聖門人才雖以管仲之功業先儒尤不敢屈子路而與之並則他可知矣○不知為不知孔子所以刪書斷自唐虞者亦為此也如史遷便無此見而為怪誕不經之說矣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足徵便不言聖人是多少謹重

○子張學干祿○為干祿而學也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

為此而發故著此一句以開先不可說子張學干祿

○多聞闕疑一節○君子之學所聞必多多聞言之資也然所聞之中不無可疑者未可以言也則闕之不言其餘所不疑者可以言矣而又未可以易言必慎而言之能如是則寡尤所見必多多見行之資也然所見之中不無未安者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安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謹而行之能如是則寡悔○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悔尤乎○必舉寡尤寡悔而言祿在其中者蓋至於寡尤寡悔則志行孚名譽著自當有薦達之者祿豈待求而後至哉大抵子張之學以為干祿夫子所告者都是祿不待干而自得之道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以其所行順乎正理故目之曰直以其所行曲理故目之曰枉○舉直錯諸枉則舉錯得宜而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服乎舉枉錯諸直則舉錯倒置而無以服乎民心矣如之何使民服也○蓋是時三家恣橫哀公不能措賢人君子之在國者哀公又不能舉故孔子告之以

此○圈外謝氏註與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

○季康子問使民敬○康子所問欲民之盡其道夫子所答欲已之自盡其道○臨之以莊持已以敬也故民亦敬之孝於親則其德足以化乎民慈於眾則其恩有以結乎民民自然忠於我矣善者舉之則善者益進而不能者又教之則不能者亦將企而及民其有不勸乎蓋舉善教不能則所以勸民也勸之善引誘他為善的意○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頓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

○舉善則善者益勸矣教不能則不能者亦勸矣○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問政數章皆然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稱子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蓋記者之識見不同也論語之書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非有君臣之分此以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曰者以康子為魯上卿魯之政實自季氏出東萊博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日記者之識見不同也不獨此耳孔子與弟子未嘗稱字而曰孝哉閔子騫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竊疑之蓋道其實亦可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

○或謂孔子○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未仕也或人疑其不為政者疑其有高隱之心而終不為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

子對曰問政數章皆然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稱子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蓋記者之識見不同也論語之書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非有君臣之分此以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曰者以康子為魯上卿魯之政實自季氏出東萊博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日記者之識見不同也不獨此耳孔子與弟子未嘗稱字而曰孝哉閔子騫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竊疑之蓋道其實亦可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

○或謂孔子○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未仕也或人疑其不為政者疑其有高隱之心而終不為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

三矣○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推廣其孝友之心于以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若居位治民其道不過如此故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孔子此言謂素其位而行其道不必於仕也魯點浴沂之趣實有合於此故夫子許之本托詞也實則至理

○人而無信章○人之不可無信猶大車之不可無輓小車之不可無軌也其何以行之哉帶大車小車言而無信之不可行意却在在外○此章之言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意意謂人可以不無信乎看來人全憑信以行如大車之行必以輓小車之行必以軌若使大車而無輓小車而無軌其何以行之

哉決然是不可也○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乎字意

子張問十世○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與子路問事鬼神均非切問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蓋見夫子好易而前知其發此問意在得數也夫子所告只言理而不言數亦罕言命之意其答子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此意也○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為之間或有餘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是其所損益者從可知矣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

論語卷之三 三六 賦

之大者則亦因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為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是其所損益又可知矣因字更重於損益字所損益特所因之枝節耳如文質三統亦不過君為臣綱中之一事○蓋其所因者固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亦不過如此而已此所以雖百世可知也姑據文質三統論之蓋尚忠之極則人必厭其無以寓此心也必至尚質尚質之極則人必厭其朴略無文也必至於尚文既尚文文勝矣其勢又必反而歸於忠與質如秦舉周家制度一刪之亦其理勢之所在但其太過不中耳三統周既建子而秦却建亥此其大謬也非聖人之所可知也

聖人所可知者知其大槩也○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下之大本也○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喜其善問答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忠不離乎心質却是於制度上致意然猶是大槩未有許多曲折也至文則曲折備矣此忠質文之分也○天正地正人正者一則大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一則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人以正月始興事此天地人正之所以名也依行夏之時集註則後說較明顯○夏以建寅為人正者後天之學起於震也周以建子為天正者先天之學起於復也商建丑者蓋起

於良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朱子曰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不過其所因中之制度文章小過不及之間耳天下道理只一箇三綱五常都了○所因所革亦不過如此言三綱五常則萬世不容少變而其間之制度文為則隨時不能無改更故觀三代之已往者則百世之未來可知矣○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文質三統亦是三綱五常中物事如建寅建丑建子只是君臣中事如忠質文之尚則貫乎三綱五常之內在在皆有其事自固多曰忠曰質曰文亦舉凡而言耳重在所因字○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集註用之而繼之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似

亦不止文質三統而已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其所損益者亦未易悉數耳○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或說上二可知也兼所因及所損益愚按大註於所因曰禮之大體三代皆因之而不能變如何下文又通承之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愚意二可知也上帶所損益讀其實



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集註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此句似難繳以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其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正是貼所損益可知也蓋自不過文章制度以下便已離了所損益之文而入向所可知也之句內矣則可知也只屬所損益為是蓋所因者其可知也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今亦已皆可知此所以雖百世皆可知也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本文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為是○一說殷因於夏禮及

其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及其所損益亦可知也如此說則本文四箇可知也既相符合而於集註所謂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者亦相符合此說似長人多從之○古之聖賢實見得古人之道即萬世常行之典只得依他底到得秦而後有不師古始之意漢宣帝始有自有制度之言彼獨見已之天下凡事須自己出不知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萬事惟聽道理所役使耳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其隨時損益者正所謂不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間者矣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先王制禮辨名分於斯須如佾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不可毫髮僭差也而季氏乃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為謂凡適已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閑剥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為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為重謝說以孰不可忍者為重非正意也○佾數以八為全者春秋隱公五年書初獻六羽左傳云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自八而下胡傳云魯用天子禮樂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佾千羽之總稱春秋書六羽亦舞佾也

羽象文于家武

○註每佾人數如其

傳宣作行

佾數人數以直者言佾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一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如佾舞之等差即所謂器也○范註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僭有心差無心也一說差只是紊也承僭字為一類此說較優於前說○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范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為政以下非章指故圈外之○當是之時王綱不振其始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至其甚也則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矣復何所不至哉賈誼所謂首足易位而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三家者以雍徹子曰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詞如此亦何取於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而取此辭適見其無知耳○雍詩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看來武王未受命未及祭文王以天子之禮樂武王沒周公相成王乃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疑此時乃有雍詩也或曰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祭文王或先用天子之禮矣故未克爾已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按此詩有文考文母之言其為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無疑矣○仁山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具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愚謂三家之始僭蓋以桓公藉口也而其後也則於桓以下皆襲用之美易所謂止所由來者漸矣此程子所以盡歸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三家祖桓公事見通攷大夫士庶宗廟條亦由魯祖文王故三家效尤焉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夫禮樂之用必本於人心如禮有玉帛之類所以將吾心之敬也不仁而人心亡則敬心安在哉既不敬則與玉帛之類判然不相干涉雖欲用禮禮豈為之用哉如樂有鍾鼓之類所以發吾心之和也不仁而人心亡則和又安在哉既不和則與鍾鼓之類判然不相管攝雖欲用樂樂又豈為之用哉○此禮樂以禮樂之

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  
心中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  
退之間亦皆是○朱子曰心既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蓋  
謂其心頑而氣味與禮樂不相屬也語錄問荅之言亦細膩  
上條敬和之說尚欠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只是心不在  
焉便使禮樂不動蓋心全不醒了○禮樂只是天理之著見  
心不仁則天理滅矣禮樂與我何預○此仁字以全體言此  
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玉帛之類樂有鍾鼓之類其實皆此  
心之流通也人而不仁則此心便死殺了便行不去了如禮  
樂何○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

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季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  
似疎故又居後○綱目漢成帝詔立辟雍胡氏註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有已視聽舉履  
皆迷其所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  
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  
教人祇益趣之於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林放問禮之本章○放意以今世之所謂禮者大抵都是繁  
文非其本之所在也故試問禮之本意夫子之必有所指也  
○大哉問此問自是大何也本之一字已該了全體在其中  
是問不其大乎夫子正厭當時之文勝而忘本嘗反時人之

論而欲從先進今放以是為問正與夫子之意不期而合夫  
子故不覺捷羨之○集註上云孔子以是時方逐末而放獨  
有志於本故大其問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下文云蓋得其  
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此是正說其問之大處○禮  
與其奢也寧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與其易  
也寧戚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儉雖非禮之中然  
與其奢也而過於文則寧儉焉然則儉其禮之本也戚雖非  
禮之中然與其節文習熟之勝則寧戚焉然則戚其喪禮之  
本也○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無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  
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放問禮之本夫子只答之

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足以該夫喪禮矣而又必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何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  
亦無不得易字○節文習熟謂其節文之習熟也○凡物之  
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禮起於哀故曰本而  
文則皆從此生也○范註儉者物之質物猶事也○朱子曰  
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  
後來奢而無益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質只後  
來文便稱為質 林放問禮之本蓋亦近棘子成之意曰與  
其曰寧聖人之權度固自精切矣

○夷狄之有君

章

○天下所以欲有君者君所以綱維天下之

名分有君則有臣有上則有下故大文只言夷狄之有君而  
集註則云反無上下之分也○魯宣公十一年陳徵舒弑君  
是時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  
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有辰陵之盟此所謂禮失而求之  
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  
侯誠心以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  
以朝于周王者諸夏其尚謂有君哉○當時夷狄之君未必  
能勝中國孔子此語蓋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辭○本  
文既只曰君而註又曰僭亂乃知此章為下僭上者設也此  
春秋之所作也○末氏之說專責在上者不能盡其道不可

引以為孔子正意朱子曰只是一意亦一時之言集註自分  
曉

○季氏旅於泰山○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  
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孔子謂冉求是要求止  
之及求對不能孔子乃說爾既不能救季氏便將祭泰山矣  
雖然祭亦何益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所以註云欲季氏知  
其無益而自止○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愚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  
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於  
漢儒蓋祖書武成所謂告乎皇天后土所謂名山大川云耳

此非所例也

○君子無所爭章○君子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射則因所射之中否以角其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見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勝是亦有所爭也謂之必也射乎言惟獨於射有爭也君子於此雖若有爭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而當階自當階而及階凡三揖以讓而後升也此其雍容揖遜之見於未射者如此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衆耦皆降了勝者乃又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是其雍容揖遜之見於已射者又如此是則雖有勝負之較然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其爭也終亦君子終是與小人之爭不同○

揖讓而升兩耦相揖相揖者相讓也三揖而後升堂者耦本位阼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後揖三也遂射○耦進三揖耦不止三耦天子八諸侯六畿內之諸侯四大夫三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士不知幾耦祖廟之制大夫三士二士二恐亦當如此例乎但未有明徵○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畢揖而下既下復揖而升飲也○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而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此章本意欲明君子無所爭若時文破要於必也射乎截則失夫子發言之意矣○東陽許氏曰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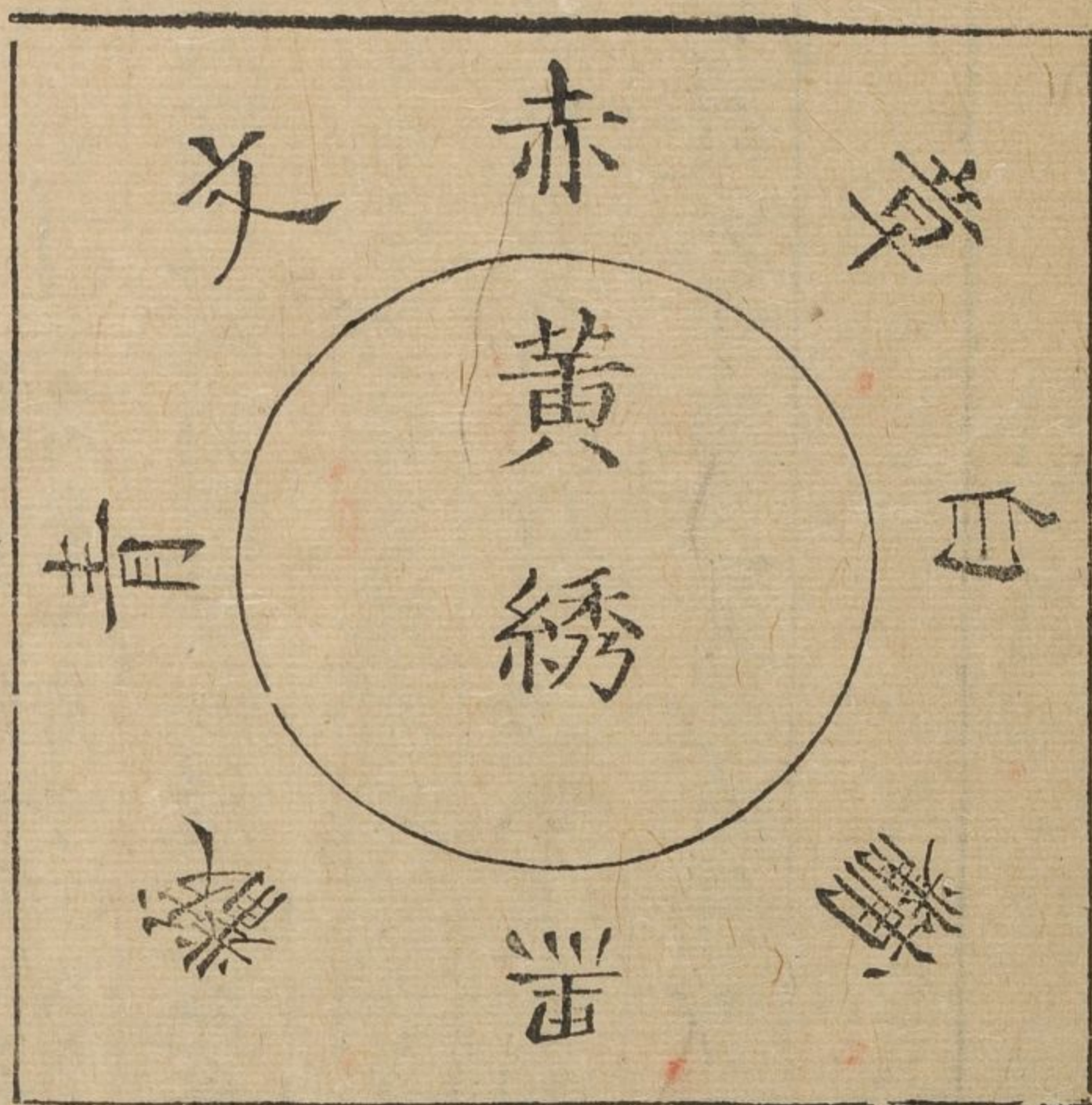
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倩非口輔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好字即是巧笑之巧字○倩兮謂倩如也與瑟兮憇兮同○美目盼兮目之美黑白分明盼如也○此一句指美質而言所謂素也絢是此外物事上二句賦下一句比○此詩恐是說女子之事故孔子刪去○素以為絢文意如文言所謂以成德為行也○集註曰素粉地畫之質也又曰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所謂地者不必指粉壁粉牆為地當如鄉黨篇所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之類逸豆實奠諸席而曰地者非實地也以素為粉地實

指其素質而言亦非有實地如中庸云畫布曰鳴則布其素地也如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則節與梲其素地也○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笑則倩然矣美目則盼然矣只此倩盼之素質便是絢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其意雖近於俗然合昔人之見亦有同者○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兮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



文章黼黻圖



禮後乎以儀文言也○朱子所以解云禮必以忠信為質者蓋因記禮器有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句不然何以知忠信

之為質也子夏之意實以此想子夏時已有此成語○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欲使二代之禮得傳於世而二代之禮自無可傳之機也夏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然後人信之今則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而後人信之今則宋不足徵也杞宋不足以取徵者正以典籍放逸人才衰落故也典籍放逸則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何在人才衰落則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何有此夫子之所以難於言也又繼之曰足則吾能徵之矣今也不足

可惜哉○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以為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滅○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者蓋聖人生知天縱其於殷夏之禮得其一自足以推其餘况有百世可知者固無難於言但無徵不信此二代之禮所以終不傳也聖人斯言蓋深惜之也○夏禮殷禮與子張問十世章有相發者此正所謂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也若三綱五常亦不待聖人而後能言之且亦何待於徵○宋殷之後去周末遠文獻雖不足料未至如杞之甚故夫子他日有曰有宋存焉又曰吾得坤乾焉坤乾歸藏也雖然畢竟亦是不足也不足者不完備也

○杞去周極遠且其為國極小文獻大段荒矣朱子曰春秋所書初稱杞侯已而稱伯稱子蓋其朝覲貢稅之屬皆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而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予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之罪則當止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程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大國之諸侯故其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然則杞之文獻可知矣當時文獻若足聖人便當取以為證而筆之於書使二代之禮與周並

傳不至泯滅而無聞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寢以懈怠魯之君臣也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則遠甚矣故不立廟當祭之時但設虛位於始祖廟中而退始祖之主於南面以配之周之禘也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魯之禘也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不王不禘魯諸侯也安得用天子禮樂與周家並哉○此章禘字且整過語頭全在既灌而往上○周始祖后稷所自出者嚳也魯始祖周公所自出者文王也

宗祀文王尊太祖也郊祀后稷及時禘大禘皆祖稷尊始祖也其禘嚳者尊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乃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攝行天子事之日也不然周公之衰也舊矣○鬱鬯之酒鬱鬱金香草也鬯其氣芬芳條暢也釀秬黍酒和之以鬱金香草秬黑黍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帝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祫者合也合群廟而祭之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始祖一合五廟之主而祫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并始祖一合五廟而祫也是祫之名雖同而祫之等則不同也○禘是祭之至遠且大者愚意夏商以前未有至周

禮制大備方有此歟若四時之祭及禘祭則止於太祖若禘則遠追太祖之所由來者故曰王者之大祭也通考云王者立三年喪畢之明春行之○失禮之中又失禮○春秋所書郊禘或以下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見僖公三十有一年胡傳○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兼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禘郊之僭也

○或問禘之說○夫子告或以不知禘之說者其來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禘之說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

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小則有限也○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亦公以天子之禮者正是以天下養之意耳故云使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聖人之孝也○大抵此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仁孝誠敬之極者也故既立始祖之廟以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又為一年一禘之制推其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蓋推始祖之心以及於其所自出之帝也噫此人倫之至也人道之備也無以復加矣故非察理之精微誠敬之極致不足以與此○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箇道

理極精微而遠六粗淺的人如河推反得到此自非自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故程子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若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大抵都是依故事行耳若求能自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故曰非或人所及也○知禘之說既知得便行得○知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所不格○仁孝誠敬根於天理之自然之謂仁形於人心之至愛之謂孝真實無偽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

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設顏淵子貢以是為問其智足以及此然則夫子之答之也當如何是未可知也

○祭如在章○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省文爾○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據本文祭如在祭神亦如在則若無異矣程子推究其所以以為中間亦自有異處蓋如在之誠雖則一然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心純篤固如在敬心純一亦如在○吾

不與祭如不祭者特以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耳若其禮則固已行矣但此意則不得伸耳聖人所歎者不在禮而在意也○祭儀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致齋卽戒也致字對散字言如專心致志之致一於內無雜念也散則非一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來享之事乎曰難言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為多是主於子孫一念不容已之心而有是也如天地山川社稷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隨化而盡矣一有結凝未散之魂則以為妖為厲而非其常矣惟其所傳之氣在於子子孫孫之身者雖隔千年而猶

一貫此則理之無足疑矣但其父子已散之氣終無復聚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以為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大抵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心之異於禽獸也况豺獺亦知報本人於祖先能無時時致其思乎思之則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而宗廟之立祭享之儀齋戒之禮自有不容已者矣然亦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哉古人謂廟則人鬼享又曰先王享帝立廟所以聚其散如此之類不可勝舉蓋其意自有所屬而究竟到底則愚之說亦其所緣起之義

而或未至大戾也然但可與仁人孝子言而不可與薄夫俗子道正為恐得罪於古人耳日來被諸君詰難窘迫姑發其愚以俟斥正○若究竟到底祖先之氣果是盡了其不死者只是仁人孝子之心之所為此蓋先儒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乎曰然然矣曰然則人惟心存孝思果於為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為孝矣何必為此無實之文哉曰此決不容已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既有是心必有是儀不然豺獺之不如也且聖人為民立極作則豈容使人道同於牛馬乎抑不但人鬼之祭足以表其心也今夫天地山川之祭大抵此意亦多且郊天用特牲若天神真是來享則一

特牲豈足以供天神之享哉亦抑以表其誠耳知此則其餘祭亦槩可推矣○北齊永安簡平王俊高觀第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俊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云見北齊書列傳

○王孫賈問曰章

### 五祀

春夏中 秋冬

戶竈中 雷門行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者蓋以其本所非可以展盡禮儀地場故復迎尸而祭於奧以成

禮也。竈墜乃竈門外平直可頓柴處。○饒氏兩句說得最好。曰祭於其所近於藁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盡求神之道也。○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天即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為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地是以壓竈與奧而其所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此箇道理其體

則謂之天其主宰則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箇道理教他如此始得。○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衛權臣也為見孔子於衛君分上愈致其恭而於己畧不見親附之意故引時俗之語以諷之。云孔子答之云不

然媚奧媚竈皆非也大抵天下惟道理最大理之最大即天之所以在也人苟逆理而得罪於天再無所禱而能免者言媚奧固不能免媚竈亦不能免也然則人惟當順理而已看來孔子此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云禍王孫賈只用奧竈二字來限夫子所答夫子特出一天字而奧竈皆卑矣片言之間非特有以屈姦雄之喙抑亦有以折姦雄之心。○



媚於奧固不可媚於竈亦不可也莫尊惟天苟逆理而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禱告求也王孫賈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他是見夫子事君盡禮也便以私心窺夫子說是媚君以求進而於已反不見有親附之意故有媚竈之問也夫子都不答他只據媚奧媚竈之言而評之如此都不關著自己事亦不關著王孫賈事味其語意脫然在清淨地位立自非聖人則卒然酬應之頃亦安能從容脫洒有若是哉○集註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曰非特曰亦者見得天尊無對人既獲罪了天竈之卑固難為免奧雖稍尊亦難為免也○或曰無所禱也不以禍福言曰不

必如此說得太精蓋聖人之言因人而變化此言要使王孫賈曉得况獲罪之罪字何謂也若謂只逆理便是禍害此等意似恐非賈所及抑反不足以折姦雄之心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制作之善固不可以不從時王之制又不敢以不從

○子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只是淺應他然即此一言味之亦可以見其非不知而問明矣或曰既知雖不問何害曰雖已知其禮而未親其事故自須問在他人則或果未知或既知便臨時不問此夫子所為敬謹之至○曰是禮也而或

者乃譏其不知禮然則孰為知禮孰為不知禮邪而得失有歸矣

○射不主皮○治世行禮射亂世用武射當武王克商之後偃武脩文則射固不主皮矣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則射一尚貫革而古風不復見矣故孔子嘆之○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字貼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孔子嘆之○棲皮曰鴟天子諸侯之豹也畫布曰正大夫士之的也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豸凡侯必以其獸之皮為革大夫士無革只是就布畫之畫則畫其獸之類也天子諸侯之的既栖革則不用

畫所以必以熊虎豹麋豸為的取射獵之義棲皮曰鴟是以大射之侯言又有賓射燕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十二月十二箇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朔者蘇也謂月晦至一日復生明是死而復蘇也故以名○頒朔是頒曆也曆有十二月朔十二月之朔也朔只是其初一日舉朔以該餘日也古者視朔則初一日尤重也首事以朔聞視朔之禮當今之制猶然○餼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時君告朔則殺而用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書於春秋凡四書至定哀則習以為常春秋亦不屑書矣○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為魯事而發也

○子貢之意在惜小費。孔子之意欲存大禮，故不惜小費。惜小費則反亡大禮。於此可見聖賢所見之高下淺深矣。○子貢愛羊猶是貨殖之見。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事君自有事君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禮人乃以為諂，蓋以為諂者不知其為禮之當然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日趨於簡便。彼見夫子之事君拜必以下過位，必色勃入門，必鞠躬執圭，則如不勝趨進，則翼如也。君在則踧踖如也，與與如也。也是多少疑駭諂之云，不亦宜乎。○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為諂。

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要味集註明禮之當然一句，又要看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二句尤好。○一說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

○君使臣以禮。○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使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平時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

四書章句  
卷之五  
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所重在德不在色此據詩而言性情畢竟是有人方有性情即便是詩人性情之正故發於詞氣聲音者如此○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他多少是周旋○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關雎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二句最見后妃之德及詩人之所宜憂宜樂處○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樂不為淫其哀

不為傷朱子於詩傳關雎二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之下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據此則不淫不傷正為詩人發而近時吳仲珠先生之說為失之新奇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蓋此詩是宮人所作故詩傳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云○詩第二章所謂寤寐

思服振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

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則其為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為尊奉之則決不可夫為婦之所天而聖人何至於尊奉其婦而本文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其詞意猶未至此之甚方知其為指宮中之人無疑而小註所載外人做不到此之說益信其非朱子之定說矣○詩傳序曰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至於淫哀而不至於傷此其為指詩人性情之正抑又彰彰昭甚矣○又按論語本註曰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四書卷之五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其詞詩人之詞也  
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  
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嘗謂閔睢所詠本  
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  
是亦微顯闡幽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  
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子有異論故  
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祖者人本  
乎祖且人屬也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兼  
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

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  
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為言  
抑末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為人君之福乎○既曰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為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  
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栢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栢  
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魯人用栗  
在齊在楚未必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踈下句尤鑿縱使告  
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句姑且就  
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夫子所以責之為好說  
的都不說無打緊不好說的却又說使當時宰我答哀公只

四書章句  
論語卷之五  
上三句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之深○成事不說  
三句往者既不可咎來者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欲使謹其後  
也三句只是駟不及舌意三句皆泛失言之意在其中雖云  
不咎其既往實以警之於將來○初讀古作有曰元之社屋  
矣以為社為人所屋及看語類云社只是壇古者惟喪國之  
社屋之乃知學不可無稽考

○管仲之器小哉章○正已而物正所謂大人也然則管仲之  
器小亦可見矣○局量褊淺以內中所受言規模卑狹以外  
邊所設施言如奢而犯禮亦是外邊設施小了然亦由其淺  
中見他些小功業便以為光前振後所受既小外表面遂肆然

無所顧忌而入於僭犯之罪○或曰奢而犯禮只是就局量  
褊淺處說此難以語設施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  
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  
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  
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此節固是說他奢處然便亦可見其不知禮不必  
都至樹塞門有反坫然後為不知禮也此在善觀者○楹柱  
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橐  
盞于聽前中央也○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  
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卓坫字從

士恐是瓦器

○子語魯太師樂○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猶云當也始作縱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繹如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為一終也○翕如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皦如暢而不混也繹如雖不混亦不間斷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清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皦如清自清濁自濁不相混也繹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為起伏而無間斷也饒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上句著餘字下句著二

中字極有斟酌○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鍾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何患於喪乎○謂無患夫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言天運將復而夫子之德如是意者其天運之所屬乎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若是聖人天地要窮他也不得如不得位却便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乎萬世在當時識者已謂其



功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安知二帝三王在天之靈不反有羨於夫子之能以萬世為士乎

○子謂韶盡美矣○舜有韶堯致治之功武王有伐紂救民之功以是功之盛而昭象於樂其布之於聲形之於容者皆盡其美也蓋聲容之間皆其功業之發揮也然舜之致治乃以性之之德為之德既極其盛其有天下也又且從揖遜而來非出於力取此韶之所以盡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以反之之德為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若揖遜之自然也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盡美未盡善皆於樂中見得故不曰舜盡美而曰韶不曰武王而僅曰武皆舉樂言

也蓋揖遜征伐之事皆布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寓於聲容之表○盡美處且浮浮的看見舜樂與武樂無異但舜樂聲容中所發者性之也又以揖遜得天下武樂所發者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有此不同耳○樂只是許多聲音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美是聲容之盛善是所以為是聲容底骨子○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大韶之本也出禹謨○樂記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舞之實也周在南商在北○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觀此氣象自是與韶不同○書與樂記所言正所謂聲容之實處本是說揖遜有天下征誅得天下之事然性之反之亦在其中矣何也蓋都是性之反之之所為處○又何不言渡而獨言武湯較優於武也朱子無性之反之說所以處之者審矣或曰夫子是據韶武二樂言武周祖之樂韶在齊所聞渡當時未聞耳

○居上不寬音○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為禮不敬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衰則雖有節文之習熟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寬者無容包并之道為人上者之本等第一事也○不寬不敬不衰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衰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衰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湏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為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便了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為美矣焉  
得知此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 ○不必謂既知其為美而  
又不處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  
約貧約也樂豐樂也約是約而為泰之約樂是如樂歲終身  
飽樂歲粒米狼戾之樂 ○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  
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淫必矣吳氏謂聖人待人厚立言從  
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說長 ○仁者智者以人品言安  
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智者之所

以為仁智者處但文勢不是如此 ○安仁者久約自然不濫  
又樂自然不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於淫與濫也安仁自  
不失者也利仁惟恐失之者也 ○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強仁強仁者又其次也 ○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  
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無適不  
然與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下二句云非有所存而自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說得安字意出

○惟仁者能好人 ○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然未能至無私地位  
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夫惟仁者  
之心至公無私其所好者乃理之所當好而所好當於理矣

是能好人也其所惡者乃理之所當惡而所惡當於理矣是能惡人也○善者在所當好惡者在所當惡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此理惟心之公者得之心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人也此可見必無私心而後能事當於理也○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矣所謂公生明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志於仁則心有主矣所主在此自不至蹈於惡若正路上差了脚則未必其無惡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取舍之分義利之辯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富貴不苟處貧賤不苟去即仁也即所以為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則為仁之功益密矣集註所謂存養者蓋無動靜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集註以此為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無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湏  
更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也  
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  
養亦將以為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  
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  
為對耳○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為兩端言之存養  
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  
處而不用其力也此章之大意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詩傳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

伯皆以其好惡之極言好仁者無以尚之是好仁者誠未易  
得見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惡不  
仁者誠未易得見也然此亦在乎人之立志何如其所以不  
可見者蓋總是人不肯用力耳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為仁由己寧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過人欲而  
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過人欲之至則至於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便道決無力不  
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全未之見看來只是人不肯用力  
而已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反覆嘆息  
也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

節特以發起下兩節之意耳○此章是勉進學者之詞○初言人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嘆息大意不過如此○凡所謂好善者須是好尚自己身上來方可謂之好若徒口羨之心重之而已身所為不與肖類焉又何取於好哉其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一說自首章我未見之詞亦是嘆息故終此章皆為嘆息不止是後二節為反覆嘆息也然據總註合下便云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云雖之一字直換起下文之言耳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一章○此言就過失上亦可知仁謂均之為過也然其為類則不同過之所以為類不同者正以其

存心之不同也故觀過須知仁矣豈可以其有過而槩以不仁待之哉○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四句皆無君子小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似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夫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可見其仁小人反是○於君子之過厚過愛處看便可見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於小人之過薄過忍處看便可見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仁字兼仁不仁尹氏圈內註也况外註又云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厚薄二字兼仁不仁也又云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賢否二字又無仁不仁也○詳集註人雖有過字面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於下句獨指君子一邊言

○朝聞道○胡氏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淺淺者○聞字無行字言蓋既聞道則宜其無悖於道者矣故生順死安於此觀之可見道之不可不聞而亦不可以易聞也既聞道則不愧於為人矣夕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士既有志於求道宜不以在外者為重輕矣而乃恥其衣食之麓惡不若人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殊未有聞也何足與議哉○為其不美於觀聽而

自歛也此亦於道未有所見故爾蓋學者有志於道必先掃去了此一段俗見始得徇外者必忘內

○君子之於天下也○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為之理果不當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任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天下之事該得極廣大而父子君臣之間小而

動靜食息之際近而一室之內遠而萬里之外一切的事都有箇道理在那裏君子以其事之理而處其事何容心於可  
否耶○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心言無私心也惟義是從者  
從公理也○無適無莫不必言先有云只是應事時節據  
事之理合如何便依道理處之吾一無容私耳別無他巧說  
適是要這等莫是不要這等○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  
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  
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  
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  
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

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義之與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  
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  
○事事到面前都有合當底道理所謂義也而是理無不具  
於吾心酌之便出○義當富貴便富貴當貧賤便貧賤當生  
則生當死便死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須著心字○  
猖狂自恣言放誕而不收拾也蓋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  
實有所依靠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  
此所以異○佛老是聽其自然汝教我如此我便如此教我  
如彼我便如彼若君子則不然汝教我如此是義便從若不  
是義雖死不從也此所以大不同○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



也何也以義為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翁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  
是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

○君子懷德○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  
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仁義禮智  
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此君子小人又畧各有差等懷德無  
所畏而不敢為惡也懷刑則出於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  
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未得而經營必得之者○懷德之君  
子與懷刑之君子固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視懷土之小人又  
下一級○懷德者義理是徇懷土者逸欲是耽懷刑者畏法

懷惠者則雖有法而不顧矣其為懷雖同而其所以懷則不  
同○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也懷刑者有所為而不敢為惡  
也懷土者戀已之有也懷惠者利人之有也惠順也便利也  
如見人有好田宅便思量欲得其田宅見人有好官爵便思  
量欲得其官爵故懷惠為貪利漢舉孝廉其目有曰順鄉里  
肅政教政教是亦懷刑也無所畏而不敢為惡大抵是聖賢  
底事此君子對小人言是俗所云志誠人耳能畏法而不敢  
為非即亦可取

○放於利而行多怨○放字重看這般人事一到面前便探擇  
他便宜路去做凡事不知有他只知有利也此等人不惟自

處之薄而又有害於人故多怨○多怨謂多取怨朱子恐或  
者認為怨他人故云多取怨是為人怨也○程子之言放字  
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  
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  
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  
○放利而行言其處心制行一從利邊做去則拂乎人心之  
公而且有害於人矣多怨宜也豈惟多怨將無有不怨其不  
怨者特其所私或其同類耳若放於義而行未必無怨於人  
但識道理者亦須道他是抑雖有怨者亦不足恤矣

○能以禮讓為國乎○此就有國者言之蓋禮之文人皆能行  
之禮之實則鮮有能盡者禮之文在外禮之實在心在外者  
皆可以偽為在心者不可以偽為讓者禮之實也所謂辭讓  
之心也故有國者誠能以禮讓而治國則至誠未有不動者  
將凡內而在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外而在野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何有○以禮讓為國者  
辭讓之實心其行已也恭而無驕泰之病其養民也惠而無  
貪戾之失其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非則禮遜之俗成爭競  
之風熄於為國乎何有○讓字不解做實字讓者禮之實也  
聖人只言禮讓便是指實心言辭讓之心禮之實也禮起於  
辭讓不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此正所謂人而不仁

如禮何者然則前篇所謂禮樂非指禮樂之文而何○讓者禮之實也要之只是無欲上人之心耳心不上人則在在依理而動當時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其原皆起於欲上人耳如此則雖外面周旋揖遜而其本已先廢矣其如禮何如四子之志子路等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故其言不讓才雖有餘實亦有病箇箇是馳心於君國有土者之事欲以功業誇人多見其隘○讓者禮之實也所謂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此其所以無補於治也不足以感人心也○三解允恭克讓節文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

夫人措於有我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呂氏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已

知求為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項看為是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着便見○一本是體到貫處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時則為體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為用也○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

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為合內外之道○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究其所以為之者只是一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一貫之說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正一以貫之道○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

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有千條  
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  
事萬件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  
有不周匝處○蓋曾子向也知索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  
索理於事則一事一理而費於擬議取理於心則萬理一心  
而安於應酬一事一理而費於擬議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  
者也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  
也或曰既云一事一理而又云一理渾然何也曰萬物各具  
一理萬物同出一原一者萬之合萬者一之分也合以立其  
體分以應其用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時未嘗不以

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歟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  
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不著事也而曰取理於心何  
歟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曾子未唯之前但知就事索  
理而不知就心索理但知理之為萬而不知理之本一也曾  
子既唯一貫之後則知無不至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而身無  
不脩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謂舉此而措之者無  
不綽綽有餘裕矣曾子豈不亦聖人哉故號曰述聖公於是  
又可以見大學八條目亦就輕重而分先後耳其實非今年  
格物明年致知今年誠意而明年正心也如曾子一唯之時  
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而意識以下皆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此以其直積力久而一且豁然貫通者論也

○子出門人問曰○曾子之學子於誠身故門人一問即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其平素用力之專安能應聲而發切中道妙如此○忠恕定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為體用其妙有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曾子平日逐事認理不免辛苦到聞一貫來想是自然從容閒暇矣及其告門人依舊只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道理忠在心裏只是一恕則因外邊頭面不同

故不一○此章忠恕是動以天者集註曰借曰明可見其說詳見中庸或問○忠恕而已矣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二字貼出一貫底道理○忠因恕見恕由忠出此朱子之言正程子所謂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也又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做兩頭看愚謂忠是恕之根恕是忠之枝葉忠未見是體對恕方成體○發出忠底心做成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右出陳北溪問朱子之言最為得肯不費他詞○理本散於萬殊在心中却只是一箇渾然故曰一理貫萬事一理隨事著見頭面各不同○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正如天上只一箇

月地下都有千潭萬沼逐箇潭沼中就視之各各都有一箇月而

其實則總是天上一箇月而萬分者也。一貫忠恕亦是如此。已此乃所謂合萬為一。一實萬分者也。一貫忠恕亦是如此。○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據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觀之。則盡已之謂忠。正是所謂發已自盡者。盡字不必十分着力。只是實心。○一以貫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箇心若不是盡已而無一毫之不實。如何只管推得去。○朱子曰。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直實道理。事物物樣。我吾前便只把這箇實應付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實心。將照許多道理而應之。自無不周也。盡已處不用著工夫。說故集註止云亦無待於推矣。而不

云亦無待於盡而推矣。此處只是說許多恕都是一忠之所為。故云然。非是今日方着下盡已功夫也。○覺軒曰。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盡已所自盡。也不可輕看。○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已之忠。推已之恕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盡已之忠。推已之恕。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時事也。自然之忠。自然之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本不可謂之忠恕。姑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時事也。○一貫與忠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

事○論語之忠恕當主聖人言愚今亦覺其然矣向在京時  
領此教而猶迷惑不悞又不深留思可知其卑下也但清見  
近有朋友問看此句書亦多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庸或  
問之語而遂忽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則又似不見得曾子  
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也愚意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為忠  
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為忠恕者恐人  
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或因忠恕  
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要須認集註一借字  
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不混却忠恕一  
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未知如何 曾論二十篇所載皆在

參也一唯中矣抑不止魯論也 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可見忠恕之為一以貫天下之道矣  
○萬殊一本四字在天地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也萬  
殊之所以一本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都從天地  
分上說然後方着一句云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君子喻於義○此言君子小人識趨不同君子只曉得義事  
到面前只管尋義上做去小人只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照  
利上做將去○此就處事而言謂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  
已如大而死生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  
故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曉得義理而



已全不計較到利處若小人則雖當辭亦受當死亦生凡可  
以偷生苟得無不矣全不顧道義之合與否此乃其識趨之  
不同也○君子只知有義則心全不入於利小人只知有利  
則心全不入於義此夫子立言之意此正所謂君子小人所  
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者也○二句平說曉云者知  
之悉也曉比知為深語錄所謂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  
改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息間都理會得故深  
好之此是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意圈外註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  
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此章之旨不同為老子

不是有資之意不善也○不善人善人之資此語亦未害詩  
經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事父母幾諫○人子之事父母也有過不容不諫然不可顯  
然其遂已志必用幾諫如見其親之意有所不從不可遂有  
所拂也又必致敬而善入之不敢違焉其又不從雖至於被  
其箠楚如是之辛苦亦不敢疾怨其所以幾諫者要不可或  
輟如此則親之心庶乎其可回而不至陷於有過之地矣○  
不違者委曲承順必引之於善而後已也朱子曰不違是主  
那諫上說敬已足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此章與內則  
之言相表裏表裏只一套事一表一裏成套也此章之言與

內則同主內則而言則內則為裏此章為表主此章而言則此章為裏內則為表蓋相發明也○又敬不違是諫得諄復猶言不替初心也故曰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蓋依舊是幾諫耳○此之不違即孟子所謂順親也○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休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志不從謂見其意之不回也又敬不違愈敬以諫之而又不違也不違者順以入之也

○父母在不遠遊○父母在不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

已而遠遊亦必有定方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一說既言父母在不遠遊則不遠遊是鉄定底了下之遊必有方非近遊而何大抵遊都是遠等常出入之間不喚做遊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東西亦不是近之東西此只借此二字以形容所在耳○或又云既曰遊必有方則人子之遊但能有方儘遠遊無妨何故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曰聖人為見上句說不盡故繼之云遊必有方不可因下句無遠字就以為是近遊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下句不言須臾離豈是謂父離者乎語類說自明

四書章句 卷之三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人於父母之老而愛敬之心有不  
至者亦緣不念及父母之年耳苟於父母之年常記憶在懷  
抱間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  
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  
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憊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  
○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

○古者言之不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

○以約失之者鮮矣○性理老子篇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  
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簡○約未必皆中庸此亦禮  
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  
中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欲君子自欲也此與德欲其盛  
禮欲其恭欲字同又以大學自新新民之皆欲止於至善欲  
字例之亦是據君子言不是做他人言○此言自脩之君子  
言便要訥行便要敏先行其言之意

○德不孤必有鄰

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便有鄰下句以美上句也○以朱子小註合  
大註觀之德不孤是泛論其理必有鄰必字是實迹也若據大文似自脩

四書章句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全在素行上取他下文是替他分辯那一段被累事以實其無害於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指長取猶致也○繹字實總字虛○性理內載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

書之大法

○子謂子賤○孔門君子魯產者多矣蓋謂子賤得於尊賢取友者為多是取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子貢問曰○子貢平日是好方人者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意以子賤是箇君子矣不知我為何等人耳故問曰賜也何如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為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云○子曰汝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亦猶器之可以為用故以器目之○子貢以為器之為類不同有貴有賤有小有大賜果何器乎子曰汝自是箇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也蓋瑚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之才達於事理

可使從政爲大夫則自華美矣不必外求其所謂華美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在人則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效  
意○子貢人中之貴重也瑚璉器中之貴重也以瑚璉方子  
貢此正所謂擬人以倫者也瑚璉雖貴重畢竟猶是器未至  
於不器使子貢能因今日之所至而益充其所未至則其所  
就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不器○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  
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其庶乎不器矣至此時節則其  
自知已自了然而賜也何如之問亦有所不屑矣曰何不遂  
許之以不器而只曰庶乎不器曰猶是知之也固有知至而  
行必至者亦有知雖至而行猶未至者先儒所謂有上德之

言有造道之言者是已如中庸論至誠之妙而曰苟不固執  
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子思之言也則子思其實  
知之矣然子思亦未是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吾故以子貢之  
問一貫性與天道止於近於不器者以此○問子賤與子貢  
孰賢曰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即夫子此言觀之  
一則言其尊賢取友以成德一則方以瑚璉之器子賤言德  
子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且家語記夫  
子將沒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勝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然則子貢猶居子賤之下  
乎而子貢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矣○既聞一貫而猶

有好不若已之病是不可曉家語之言多出附會○內方外  
負曰簠內負外方曰簋此別言之夏曰瑚商曰璉則無外方  
內負外負內方者而通名之也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  
金玉見其華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  
賢所以孔子他日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則其時之所尚可知所以或人評論仲弓說道  
雍也仁則仁矣惜乎不佞或人此言蓋在孔子面前說所以  
孔子說何以佞為我看佞人所以抵當衆人者但以口取辨  
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何益哉女以雍爲仁則我不

敢知但亦何用佞雍之不佞乃所以爲賢而不足以爲病也  
○口給之給辨也非辯也○重厚簡默重厚就大躰上說簡  
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躰其以  
雍爲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  
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覓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  
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依此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  
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  
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馬甲佞之意○屢每也猶言徃也  
禦人以口給正易所謂咸六輔頰舌滕口說者也心口不相  
副故招尤取怨○屢憎於人憎之者蓋君子人也新安曰口

才雖俗人所賢實君子所惡。○全躰不息全躰非謂仁之全  
躰乃人全躰之也猶云悉有聚善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爲已  
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故其註云仁者本心之全德而  
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所謂全躰也又曰一息尚存此志不  
容少懈所謂不息也○仁道至大以其包乎衆善而無一息  
之可離也○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雖全體  
而未能不息也仲考雖賢未及顏子則是躰之未至於全而  
息之之時又多者也夫子安得輕許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仕昔子路使子羔  
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今特使開仕是必其

材之可以仕矣開也乃不安於小成而對曰開於此理猶未  
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則是正當學時未可以仕而治人也  
夫開既自謂未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而不欲仕則是必求  
至於真知而無毫髮之疑方始仕也其志可謂篤矣故夫子  
說之○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就也○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  
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  
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  
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此理在天地間隨處充  
滿無少欠缺開既云吾斯之未能信則是欲求到無毫髮之

疑處方止是有見夫此理之無時無處而不有也此所謂見  
大意也見道分明小註謂毫髮之未信皆自知也此亦未甚  
明白或又說於凡道理皆見得分明則又與吾斯之未能信  
者相悖且斯之一字意思亦甚彰灼朱子云若目有所見手  
有所指此當躰認已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有未盡也○朱子  
曰他是見得規模大不入這小的窠穴所謂見大意也看這  
氣魄多少是大○道理若到這信得極處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矣○古人見道萌故其言如此者蓋謂此  
理必先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唯見得此意分  
明所以卒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

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者不同

○道不行○所如不合故欲浮海言天下無賢君我的道不行  
我何爲栖上於斯耶我將乘桴而浮之海上去矣顧吾黨小  
者從我而往者其由也歟蓋曰勇於義能以流離困苦而  
二其心故天子獨與之子路聞夫子此言以爲夫子之欲浮  
海不與他人從而獨與已遂喜殊不知夫子此嘆特傷天下  
之無賢君而假設之言耳子路聞之喜則是以爲實然耳是  
欠裁度了故夫子復曉之曰由也好勇過我可惜只是無所  
取裁耳意思說我向者之嘆特假設之言揆之事理當見之  
而汝遽以爲實然則是勇之過而不度於義矣○好勇過我



無所取裁。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輒  
之食爲非義。亦是也。○如浮海之事。裁之以義。自是不當往。  
○由也千乘之國。○夫子於子路則許其可以治千乘之賦。於  
冉有則許其可使足民。於子華則許其可使與賓客言。及觀  
他三子言志。子路則言可使有勇。冉求則言可使足民。子華  
則言願爲小相。乃知夫子之所許。亦三子之所自許也。可見  
三子果有是善。則聖人必取其善。果未有是善。則聖人斷不  
輕許之矣。○子曰不知也者。難其辭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  
能必其無。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謂汝自視與回孰勝也。○問

一知十。只是有所聞。即徹頭徹尾。都默識心通了。○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言汝以爲不如。回汝是誠弗如也。然汝既肯  
自以爲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蓋子貢  
自以爲弗如。則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矣。自知之明。則不  
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夫子之所以許之者。  
以此觀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則夫子今日  
之許。果不虛矣。

○宰予晝寢。○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  
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旣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  
揜言者。并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

是則信其行亦如是而今已往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  
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焉我之所以改是聽言觀行之失者  
蓋於予之事而改之看來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  
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以宰予能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吾未見剛者○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  
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  
屈只為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慾則不屈  
不屈虛說故云根也慾焉得剛

○我不欲人加諸我○子貢此言忒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  
地位非子貢所及仁恕只是生熟之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此章要見聖人教不難等亦見子貢  
有獨得其味之意○至論一字於性與天道不甚體貼○子  
貢始亦只是知夫子之文章至是方聞夫子之言性道因嘆  
其美如此○性是仁義禮智天道是元亨利貞夫子罕言之  
者非中人以上者不語之以上也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文章  
日見乎外國學者所共聞聞字就知說文章天道開說不可  
合

○子路有聞○惟恐有聞言其急於行也

○臧文仲居蔡 ○夫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智也今臧  
文仲初無所據而為臧龜之室其室則刻山於節畫藻於說

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是何等樣智邪○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為乎○知所當務之為智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則是於所當務者不知務而在所不必務者及惑焉此其智之所以下也臧文仲事只見是諂瀆鬼神從何斷其不務民義曰亦嘗見有務民義者而暇此乎故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凡人之信命者必略於義吾見亦多矣○蔡大龜也長尺二寸出蔡地故以名之居蔡謂築室

以藏龜也

○子張問曰○名穀於菟穀乳也於菟虎也楚人方言為穀於菟三仕為令尹章註云所以三仕三已止之私也此皆是解所答未知焉得仁之意三仕三已是不以區區一身之進退為欣戚舊政告新是其見得這政是國家之政却要交付明白不以已之去位故而怠其心○據三仕三已舊政告新只說得忠據棄馬十乘亂邦不居只說得清便下仁字不得設使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又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

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且  
子文文子之為人皆夫子之所知者其不許以仁必有以也  
故後來朱子迹其行事而直斷之爲不仁蓋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清忠清以一節  
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至於他邦若究竟言之止此一事已不得爲仁矣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云云則是知有  
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之仕齊  
云云則是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  
矣故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不仁蓋本章外

究竟到底之公案也○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着此一句  
方見忠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魯大夫季文子者其爲人也每事  
必三思而後行孔子聞而譏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然思而  
至於再斯可矣何用三思○再斯可者蓋人於應事間於其  
理之未得也仔細思量至於思而得之此方是一思如此却  
又再思一遍是思之熟而處之審矣故曰可矣若於是復有  
加焉則是思倒轉來了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斷斷是如  
此○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  
量爲三思也○程子只就爲惡一邊說云爲惡之人未嘗知

有思有思則為善矣就惡一邊說見得人貴乎有思耳非是說為惡人因思而後為善也此亦槩言若理明底人便思三四番亦不到得私意起若魯鈍人思一二番未得到三四番始得亦不可知然而多思的人大率流入私意者多○季文子之三思與微生高之乞醢為鄰可以相參看何也以其中有天理人欲相勝之機張子云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只教人以貞信勝之此可以破世俗之論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甯武子當文公之時國家無事邦有道也邦有道則仕智者以之而甯武子則智及成公之時君喪國危邦無道也在智者則皆遠身避禍矣而武子乃周旋

其間盡心盡力不避艱險而處之以愚焉以武子之智觀之不過安常守分無事可見猶可及也以武子之愚觀之備嘗艱險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蓋有智者之所不能為是獨不可及也○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禍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子在陳曰章○斐然成章言他已自做成一箇狂簡非有頭無尾半上落下者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不以勢利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為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

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在下風乃是○成章已成箇片段了故可裁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不念舊惡所以為聖之清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聖之和如夷齊之制行怨之者宜多如柳下惠固宜寡怨也○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為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為政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姦邪小人惡其害已者亦歛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敵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為所廢亦惜其死而為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

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

○孰謂微生高直○乞諸其鄰而與之是多少邪曲在中間故斷其為邪人也○乞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明其為鄰家物也故曰掠美市恩一說縱明其為鄰家物亦恩從已出矣皆為掠美市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巧其言善其色過於恭若此者出於偽為意在求悅於人邪媚之甚矣昔者左丘明以此為恥不但左丘明立亦以此為恥○人之為人其發於言形於色見於禮貌之間各自有箇當然之則而不容以偽為者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出於偽為意在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人之

四書章句  
卷之五  
九  
爲人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其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如今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爲友若此者出於勉強意在乘間而動姦險之甚也故左丘明與孔子皆恥之夫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自附於古人謙辭也味其詞意似謂左丘明嘗以此爲恥而某所見亦偶與之合須味竊比二字

○蓋各言爾志○看來人之病在於有己人惟有己則雖其骨肉親戚之間且不免有所係吝况於朋友乎子路之志如此亦可謂難矣○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

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設使敝緼爲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敝爲憾其能以敝緼儼立於狐貉之間乎此可見古人言行一致其所自許者如此而人之許之亦以此如後之學者言孔孟而行市廛高自標致於稠人之中而背後之疵議有不可勝紀者何益之有○我有善理之所在何有於己願無伐善我有勞爲吾所當爲而已願無施勞○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顏子意以善者人之所同已有是人獨無是乎故曰皆與物共者也○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此別一說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以施於人同謂勞事人之所同畏也顏子知之故不以

施於人此說與正註不同○看來顏子之所以無伐善施勞者蓋有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故能之顏子之志如此其視子路又有間矣至於夫子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便有使物物各得其所之意正如天地之化工因物賦形而已不勞焉蓋天下只有此三等人上一等老者也下一等少者也與我同等朋友也而今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則吾之一身凡其所接莫不各盡其道各得其分停停當當而無一之遺漏矣此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然使顏子假之以年充其無伐善施勞之心亦可以至此而子路之志不以勢利拘若達却便也是

這氣象○蓋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不于物我之心孔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皆與物共者但有大小之差耳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

○已矣乎云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但人有過者多不能知雖知亦未能自訟所以孔子嘆說已矣乎云

○十室之邑○生質之美者往往有之彼如十室之邑邑之至



小者也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能如丘之好學以  
充其資質耳以此見得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則擴充其質  
而可為聖人不學則孤負其質而僅為鄉人可不勉哉○十  
室之邑蓋有萬室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  
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者非○必有忠  
信如丘此忠信是生質之粹美難得者也故註曰忠信如聖  
人生質之美者也

